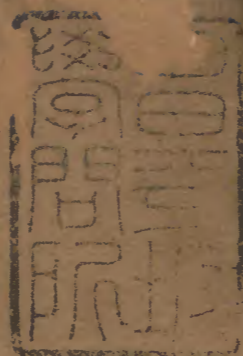


評史心見

六七



						漢書門
			二四	九		
		一	二	四	一	
六	七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漢書
			二四	九	
		六	一		
元	七	二	四		
函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91
冊數	6	(4)
函號	297	17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評史心見卷之六

淺草文庫

南京後學郭大有用亨 著

監察御史吳郡王以旂校正

按察司僉事古潤殷鑒批點

世民誅佞人

書曰朕聖。讒說殄行。孔子曰惡佞口之覆邦家也。太宗之誅高德儒當矣。然守文士及逆黨暴君罪浮於儒。尤當誅之。何乃明知其佞而又官乎。不但知德儒



之佞為不忠。不思守城不降可取也。質諸脅父起兵以篡隋。忠乎不忠乎。吁。責人則明。恕已則昏。其太宗之謂歟。

秦叔寶程知節降唐

予觀上古不忠之臣。背主以事二姓。若林定之季布。漢之李陵。隋之蕭瑀。李勣。不可勝數也。秦叔寶。程知節。嘗為王世充將軍。二子見世充多詐。預料不能成事。因世充與唐戰於九曲。二子與數十騎。五匹馳百步。下

馬拜曰。僕荷公殊禮。深思報效。公猜忌信讒。非僕託身之所。請從此辭。遂降唐。愚謂二子不惟有知人之明。而長於料事。亦且審去就之義。而擇主依歸。吁。識賢君於草昧。結忠悃以贊襄。有若巢鵲之知太歲。園葵之企太陽也。厥後果能輔成唐業。圖形凌煙閣。不亦宜乎。

二月平陽公主薨

唐主起晉陽。入關中。平陽公主將精兵會世民於渭



北與其夫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以助唐後卒唐高祖謂太常曰公主親執金鼓興義兵以成大業豈與常婦人比乎遂用鼓吹以葬愚按男子生而受之以干戈俎豆故有事於天地四方者男子之常事也女子之生習之以瓦示之以裼卑之於地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者女子之常事也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於政事况可使之以專征伐乎昔漢光武因皇太子問以攻戰之事即舉孔子對

衛靈公之言以告之豈非抑其尚武之心哉嗚呼皇嗣尚不使之知兵今以公主而習戎事一失也助父為叛以篡隋二失也乃以鼓吹殉葬而違先王三失也秉筆直書不惟罪高祖之虧臣節亦以亞主之不守婦道

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

夫人情之所愛莫有過於妻也然以愛有甚於妻亦不足惜矣堯君素因唐執其事以招降引弓射



言史心身卷六  
三  
應弦而倒。所以示不降也。其與張巡殺愛妾以結士  
心。何異哉。嗚呼。割恩愛以全臣節。竭忠誠不事二君。  
若公可謂能審取舍矣。直書所以愧天下後世之為  
人臣而懷二心者也。予又考唐涇州守將劉感守城  
不屈。為薛仁果射死。鄧州刺史呂子臧守城與朱粲  
戰死。今君素守城以首付左右殺死。三人死節皆同。  
而綱目於劉感子臧皆書曰死之。於君素則書曰殺。  
不知其意安在。至太宗嘉其忠烈。乃贈為蒲州刺史。  
實表歲寒之心。庶有以白公之節矣。旌表節義。激勸  
人心。太宗其賢矣乎。

李勣真純臣

勣本羣盜。不學無識。太宗乃以託孤使寄伊周之任。  
而稱為真純臣。其謬甚矣。厥後高宗廢后。立武氏。決  
於一言。自以為長享富貴。貽福子孫也。不意武氏殺  
戮宗室。貽禍百端。不有狄公諸賢。維持左右。唐能不



為周乎。孔子曰。一言而喪邦。此之謂也。阿諛取容。陷君於不義。真姦臣耳。卒致其孫。敬業。罹於叛逆之誅。以及父祖。剖棺暴屍。固雖天道。禍淫之報。豈非源流不忠之所召歟。勉齋黃氏謂太宗平生之治功。盡壞於託李勣。李勣平生之戰功。盡壞於立武氏。吁。太宗無知人之明。而李勣有逢君之惡。表而出之。互貶之也。

### 李素立守法

素立不徇太宗之辟。遂執法以諫。其與張釋之諫文帝。驚乘輿馬者同意也。意雖同而言則悖。釋之之言。有以開人主妄殺之端。不若素立之論善也。嗚呼。臣執法而不從君之所命。君納諫而不撓臣之所守。厥後太宗讀明堂鍼灸書。禁笞囚背。惻隱之心。何莫而非公啓迪涵養之功所致哉。

### 以魏徵王珪為諫議大夫

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先儒已有明論。予請辯之。



唐有天下。固雖太宗之功。然高祖在上。總攬乾綱。凡發號施令。設官分職。皆自高祖出。雖建成亦不敢有所僭焉。何哉。蓋以天無二日。國無二王也。當時王魏之輔建成。非建成之命。乃奉高祖之命耳。命既出於高祖。則天下者高祖之天下也。既為高祖之天下。則高祖君也。建成子也。王魏臣也。王魏既為高祖之臣。建成又豈可自立為君。僭父之臣而臣之乎。王魏既不得而臣建成。則亦不敢死其難也。然高祖尚在。必

欲死於其難。則王魏不以高祖為君。而以建成為君也。凡有所命。無不從之。其視高祖如路人。是以子而奪父之權也。設使高祖不容。而與建成爭。抑將必死於所事而讐高祖乎。若然。則王魏先導建成為無父無君之事矣。茲非啓亂之道歟。使王魏有見。引古人遜位之事。條陳開導。建成太宗可也。其或不從。再引太王欲傳位於季歷之事。告之。若高祖能聽其言。以位傳太宗。大誥天下。則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建成又



豈敢有異謀乎。夫何坐視相殘。不能諭之於道。而遂成弒逆之禍。陷太宗於不義。又不能甘為肥遯。後雖有功。惡得無罪。

張鎮周不私故人

張鎮周不私故人。即蘇章二天之意也。愚謂盡法以刑故舊。似傷於義。廢法以全私恩。恐害於公。二者皆不可也。鎮周既為都督。以治百姓。欲執其法。當於未赴任之先。凡於親故。遺之以書。戒其改過遷善。如有

不悛者。奉法刑之。之語。使人皆知警畏。各圖自新之路。則私恩公法。兩全而無害矣。或有小過。又當周旋以全之。若事有不可為。刑之。亦不傷於義。豈可設酒肴。贈金帛。馬得人人與之。敘情乎。

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

溫公謂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予觀矩之佞於隋者。偽也。忠於唐者。亦偽也。何以言之。矩見煬帝昏侈。窺其志在於黷武。乃撰西域圖記獻。而說以征高麗。遂



致覆軍亡國。及見太宗英明納諫。欲殺一貪吏。則面  
諍引之以正。吁。同一事君也。何其趨向之殊乎。大抵  
臣之於君。所遇雖有昏明之異。事之當以一定之理。  
君之聽不聽。惟盡其在我者而已。觀伊尹五就桀以  
正道。未嘗因桀之昏庸。阿諛逢迎其惡也。及事成湯。  
亦以是道。初不變其所守而異其事也。今矩遇煬帝。  
則以佞。遇太宗則以忠。使太宗所為。皆類煬帝。吾知  
矩亦將以事煬帝者事太宗矣。坐視其惡。必不肯導

之於善。觀太宗親征高麗。勞師費餉。塗炭生民。皆由  
矩獻圖記啓之也。忠於君者。顧如是乎。况失身事唐。  
大節已虧。溫公不考其素履。而遽以忠許。非定論也。

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宰相代天子以敷治。獨攬萬幾。權不少假。得其人則  
治。非其人則亂。秦用趙高。卒成殺蘇之慘。梁用朱异。  
遂召臺城之辱。此乃偏聽成姦。獨任成亂之所致也。  
太宗目擊其弊。命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凡有所失。



言身卷二  
得以糾劾。使不至貽禍患於天下國家。此乃防微杜漸之意。不亦善乎。固可嘉也。亦可憾也。當時房杜為相。馬周為御史大夫。王魏又從而獻替之。止能成貞觀之治。而不能輔太宗正心修身。端本於閨門。房闈之間。以致父子兄弟夫婦君臣之倫乖嗚呼。朝廷之政事。莫有大於此數者。乃舍此不議。不知當時所議者何事耳。徒為此舉。良可悲夫。

賜絹愧臧吏

賞有功。罰有罪。此乃人君勸善懲惡之典也。長孫順德貪汙。太宗宜按法行辟。懲一戒百可也。不然暴白其罪。或議親議功而宥之。則法正而恩洽。使羣臣皆知所畏憚。而不敢犯行賄賂之私。可也。今既不能正彼之罪。反賜絹以濟彼之貪。何異漢文帝以金錢而賜張武哉。吁。四罪而天下咸服。帝王不立異以為高。不矯情以干譽。亦遵乎王道而行也。焉有賞物而勸犯法之人乎。



至誠治天下

太宗即位。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為誰。對曰。願陛下與羣臣言。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竊嘗耻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尹氏美太宗可謂知君道矣。予考太宗素履。皆非至誠。觀其下詔。逋負官物。悉令蠲免。而又徵督如故。一也。以新興公主嫁薛延陀。及納幣。絕其婚。

二也。患吏受贓。密使左右試之以賂。及令史受絹。即加刑戮。三也。憂後嗣不能懷服。李勣而以術數出之。四也。至金主雍言及太宗出勣之事。謂人君者。焉用偽為。朕御臣下。惟以至誠耳。吁。若太宗可謂言與行違。有愧於君道矣。大金胡虜也。尚知其非。尹氏予之不亦過乎。

禦戎上策

唐太宗謂昔人禦戎無上策。今朕治安中國。而四夷



自服。非上策乎。愚謂太宗可謂言不顧行以欺人也。及觀今年伐高麗。明年討突厥。窮兵黷武。勞師費餉。喋血生民。動搖王室。及延陀不服。尚欲以新興公主妻。所謂上策何有。吁。觀其言。誠為確論。考其行。託諸空言。不亦愧乎。

張玄素諫修洛陽宮

秦始皇作阿房宮。勞民傷財。罷救天下。貽譏千古。太宗修洛陽宮。一聞張玄素之諫。即罷。則何異於漢明

帝因鍾離意上疏而罷北宮之役乎。吁。臣無阿諛之私。君有納諫之量。不惟惜國用。亦且舒民力。誠遵孔子節用愛人之訓矣。漢文帝罷露臺。豈得專美於前哉。

谷那律諫遊獵

太宗屢出遊獵。魏徵虞世南劉仁軌進疏以諫。不止千言。谷那律乃以瓦為衣。不漏而對。太宗感悟。遂厚賜之。嗚呼。質直而寓諷諫之意。言簡而有忠愛之心。



觀公平素淹貫書史褚遂良稱為九經庫然亦不負其所學矣

善推其所為

孟子謂古人善推其所為親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太宗殺建成元吉賊恩害義仁不施於同氣而反留意於罪囚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矣則何異於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哉胡氏因帝讀明堂鍼灸書戒撻囚背此乃一時良心發見就其一事之善稱之也若夫全節有虧豈暇論哉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

自古皇后之寵外戚養成叛逆未有不傾社稷而自取伏誅也觀漢諸呂霍山王莽竇憲可見矣唐太宗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太后固辭曰妾備位柎房恩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上不聽卒用之嗚呼不使預政所以杜驕橫之心盈滿為懼所以為保身之道書曰居寵思危罔不惟



言身卷六  
三  
畏弗畏入畏。太后能遵是訓而無忌違之。所以不免黔川之禍也。惜哉。

徵隋秘書監劉子翼不至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子翼處隋亂世。甘心以仕。及唐詔徵而反不至。何哉。推原其心。蓋不以人主無道而潔身。不因世道方隆而改節。託以母老為辭。豈非忠臣不事二君之意乎。綱目書以隋官。正所以表其赤心於隋。而非唐之爵祿所能餌也。回視

封德彝。蕭瑀。輩。迎降賣國。曾犬馬之不如乎。尹起莘。乃謂士君子出處當適其時。子翼能仕於無道之隋。而不能屈於有道之唐。苟有志於當世。舍是則無時可矣。愚謂尹氏之言。但可論隱居君子。出處當適其時而已。若子翼守道不變之人。豈可反教其改節以事二姓哉。况太宗篡隋。且為君又多慚德。稱為有道之主。斯言失之。

王珪諫出廬江王瑗之姬



夫人心固各有所蔽。亦各有所明也。善諫君者。因其明以導其不明。且有回天之力。因其悟以通其不悟。庶成補袞之功。蓋好色乃太宗之所蔽。而敗亡則太宗之所明也。故王珪必先論瑗。所以得妻之由。而後告以郭公善善之事。則太宗遂悟。瑗妻不可留。而隨出。豈待犯顏苦口諫之哉。當時使王珪厲聲正色曰。此姬決不當留。彼方溺於美色。而怒其出言之暴也。豈肯遽出之哉。易曰。納約自牖。王珪深得此義。

### 縱囚來歸

唐太宗錄大辟三百餘人。縱使還家。與囚及期而至。以就死。遂赦之。方諸我

太宗文皇帝因三司錄奏大辟三百餘人。一旦惻然不忍。既令行人持節諭之。使有冤抑者以自陳。又命羣臣會審十日。以處決。則何異於周書所謂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不蔽要囚之意也。嗚呼。既存矜恤以愛人。又不廢法以縱惡。非若唐太宗違道



義以干百姓之譽。棄天討以市一己之恩。可也。  
一念之仁。結於民心。保金甌於不缺。延  
國祚於無窮。蓋與天地相為始終也。書曰。以長我王  
國。其斯之謂歟。

蕭瑀真社稷臣

古之所謂社稷臣者。不事二君。死生以之。觀王蠋不  
歸燕。以死自誓。蘇武不忘漢。大節不移。斯稱之矣。蕭  
瑀歷事梁陳宋隋。一聞高祖之招。奮然趨附。設或唐

庶又失。安保其不轉而之他哉。太宗無知人之明。輕  
以一言許之。范祖禹正當明甘。失節而譏太宗過許  
之非。可也。夫何反稱瑀介然自立。有隕無二。太宗知  
其臨大節而不可奪。所以嘉之。謂知臣矣。吁。貪利  
祿而失節義。輕去就而重死生。亡君事雙。迎降賣國。  
真無耻姦諛不忠之臣。其與馮道無異。則何大節之  
有。據事直書。不惟貶太宗失言。輕許其瑀。而又譏祖  
禹過許。逢迎其君也。



言史心身卷六  
五  
秋八月遣使詣高麗葬隋戰士

觀分註。前書太宗下詔收瘞隋末暴骸。至此又瘞隋戰亡之士。綱目稱其可謂仁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則何異於文王澤及枯骨之意哉。嗚呼。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以至於咸和萬民。則存沒均沾其惠矣。今觀此舉。誠為矜恤死亡。而有惻隱之心也。既存此心。虐民之政。必不為矣。夫何復蹈隋轍。志在高麗。勞師費餉。使無辜赤子。死於鋒刃之下。何其重

死亡而輕生民哉。先儒謂太宗假仁。大類若此。綱目不究其言與行。違而遽以仁也。遠也。美之。不亦過乎。

詔羣臣議封建

封建。帝王所以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昔堯封子於丹國。舜封弟於有庠。禹封以國為氏者十三。湯封以國為氏者七。武王封兄弟之國者十五。封姬姓之國者四十。書曰。以蕃王室。詩曰。維周之翰。易曰。先王建萬國。以親諸侯。使各治其國。各子其民。



森羅建列。相與維持。然後治化淪浹。而兆民允懷。邦本鞏固。而多歷年所。何莫而非封建之功乎。後世桓文。廢置不行。以失霸世。始皇分為郡縣。卒亡天下。歷世遂寢。至唐太宗。慨然有志於復古。柰何魏徵李伯藥。不能詳考而阻之。馬周于志寧。不能輔翼以行之。使唐虞三代之良法美意。不復見於後世。可勝嘆哉。厥後柳宗元。范祖禹。以為非。胡五峯。胡致堂。以為是。尹氏。薛氏。各執一說。紛紛卒無定論。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天下已定。革前朝之弊。創一代之規。分封

諸王以藩府。處以土腴之地。豐其廩祿。翼以護衛之兵。平時無專政預事之權。遇變有相維救援之力。置三司。犬牙相制。彼有所忌。而不敢發。立撫按。糾察其弊。此有所畏。而不敢肆。內之權。足以弭外之變。外之勢。足以戢內之姦。酌古準今。因時裁制。



是以

諸王各守爾典。無替厥服。有江漢朝宗之念。無覲覲不軌之心。維持國祚。安如泰山。天與長而地與久也。不亦盛哉。

十一月。林邑新羅入貢。

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五子作歌。以傷太康盤遊無度也。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使其受之。未必不喪。

志迷心而傾國也。太宗洞見其弊。各遣而歸之。嗚呼。不受鸚鵡。則外不荒於禽。不受美女。則內不荒於色。創莫大之業。垂於三百年之永。何莫而不由於端好尚之所致哉。

削工部尚書段綸階

昔呂公著。上去奢之疏於宋神宗。謂人主富有四海。何欲不遂。而侈心易生。諛佞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欲。無所不至矣。是以先王法制作為奇技淫



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此老臣愛君之深意也。段綸為工部尚書。宜引君以當道。使不至於玩物喪志。庶幾忠愛之心也。夫何奏徵巧工。以啓其敗度敗禮之為哉。太宗一聞此奏。宜當懲治。以正其蠱惑之罪。可也。何乃既知其非。而又命工以試。及綸使造傀儡。方惡之。以削其階。嗚呼。臣不當進淫巧以蠱其心。君不當命工作以試其制。胥失之矣。綱目獨譏太宗而不罪綸。豈不失春秋褒貶之義乎。故予補其未備之旨。

聘鄭氏為克華。既而罷之。

夫好色。人之所欲也。溺情於此。未有不喪國而貽無窮之患者。觀晉之亂也。驪姬。吳之禍也。西施。所謂傾國傾城之驗矣。太宗前聞王珪諫。而出廬江王瑗之妻。此聞魏徵諫。而罷鄭氏之女。若帝可謂勇於改過。而樂於受言也。尹氏謂與漢明帝大起北宮。既而罷之。同意。愚謂孟子嘗言人知好色。則慕少艾。好色之心。非宮室可比。蓋太宗之罷鄭氏也難。明帝之罷築



評史心身卷六  
宮也易。豈可以一律觀哉。千載之下。若宋仁宗聞王素之言。即出美人。此與太宗事相同也。併錄於冊。以為世之人主溺於女色者戒。

創業守成孰難

太宗除隋暴虐。削平僭亂。以有天下。在位三十餘年。一身兼創守之責。絕無而僅有也。律以大節。不能無愧。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太宗但知創業守成之難。而不知端本貽謀之道。觀其脅父臣虜。蹀

血禁庭。閨門慚德。妄誅大臣。此創業之無道也。天下平定之後。鮮克有終。魏徵十漸條陳。切中其病。此守成之無道也。大本已失。雖有他美。何足羨哉。魏徵玄齡不能勉帝正心脩身。以為創業守成之本。而徒以末節言之。亦非善道其君者矣。厥後高宗。玄宗。僖父妾亂典常。殺三子。寵胡奴。顛覆社稷。流毒蒼生。固非守成之主。皆踵太宗所為。豈非貽謀不善。視效之所致哉。嗚呼。周自后稷。教民稼穡。積功累仁。至太王。王



季延及文武克紹前烈。上有開創之聖祖。下有守成之聖孫。此其所以為創業守成之家法也。

二月。以尉遲敬德為鄜州都尉。

太宗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對曰。臣妻雖陋。相與共患難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所願也。乃止。嗚呼。樹房之親。富貴也。公主之美。好色也。二者人之所欲。而不動其心。若公可謂重天倫而輕色欲也。周俾宋弘。專美於漢。千載之下。豈

不使人景仰。二公令德。以興思耶。

起復于志寧為太子詹事。

志寧為詹事。所以輔導太子。在乎綱常倫理也。非有金革之變。豈可奪喪忘哀而居官乎。宜太子不從其諫。反命刺客張師政殺之。則何異於隗囂遣刺客楊賢之殺杜林也。嗚呼。秉彝好德之良心。人孰無之。張師政一見志寧寢處苦塊而不忍殺。所以重其孝也。楊賢一見杜林推弟喪車而不忍殺。所以重其弟也。



然則孝弟足以感化強暴也。從可知矣。刺客豈不賢於太子隗囂乎。

吳王恪英果。太宗欲立之。

太宗建儲之後。見晉王治懦弱。恐不能勝其社稷之寄。而有意於吳王恪。無忌乃擁護晉王。而踈吳王。後太宗崩。無忌奉遺命以立晉王。而又陷吳王於死。其意以晉王為已出。欲藉之以長享富貴也。其謀不亦遠乎。豈知害已者不在吳王。而在晉王。妃武氏也。武

氏怨無忌而坐以反。即無忌誣吳王而陷以逆。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天道昭報。其應如響。可畏之甚乎。史稱吳王英果。誠諸王有所不及也。使無忌當時不陷於死。則亦有以扶唐而折武氏之姦心矣。不惟弭牝鷄晨鳴之禍。而無忌亦得以保其令終也。尚何有殺戮之慘哉。

忠臣愛君必防其漸

太宗問舜造漆器。虞臣諫者十餘人。褚遂良對曰。奢



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患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愚謂旅獒之受珎禽竒獸之漸也。而召公防之。象箸之為。玉盃珎恠之漸也。而箕子防之。古人不以一事之微而忘履霜堅冰之戒。厥後遂良之事高宗。當武氏長髮之時。宜與羣臣力排正救。庶弭高宗邪淫之心。此亦防漸之一道也。夫何置而不言。及事已成。然後碎首流血以諫。亦已晚矣。嗚呼。遂

良言與行違。何其明於告太宗。而獨昧於告高宗也。

親征高麗

高麗有罪。但當命將出師。豈可以萬乘之尊。復侵戎事。而投於不測之險哉。褚遂良力諫。不從。後征無功。乃深悔之。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我行也。命使復立所。什碑。范祖禹謂帝知過而能自悔。予意不然。觀遂良之諫。無異於魏徵之諫也。何必於徵之諫致思。而於良之諫不從乎。設使徵在。雖諫。帝亦必不從也。何以



見之。昔薛延陀猖獗。李勣謂太宗曰。陛下欲發兵致討。魏徵乃諫而止。至今為患。若用陛下之策。何至如此。上曰。然。此誠徵之失矣。朕嘗悔之。此予所謂使徵在。雖諫不從之說也。帝誠有悔過之心。從良之諫。即罷東役。夫何連年不已。而啓玄齡臨終之諫。此知過而不能改也。祖禹不譏其失。而反美其知過。而能悔。斯言謬矣。觀太宗之思魏徵。不過矯情耳。豈其本心哉。

### 段志玄真將軍

段志玄。字文士。及分統衆卒。太宗夜遣宮官至營。士及納之。志玄閉門。曰。夜半。不辯手勅。真偽。遂不納。吁。若公。可謂守軍法。而不聞天子之詔。得將體。而有竄欲之心。誠為周亞夫之儔耳。士及。豈待貶而後見哉。

### 帝範賜太子

太宗作帝範。以賜太子。吁。帝誠有愧。於是範也。觀其脅父起兵。推刃同氣。淫亂弟室。妄誅大臣。所謂君體。



言史八身卷六  
二五  
求賢修身治國之道何有。厥後高宗背棄斯範。寵武氏。幾危社稷。任奸邪。貽禍百端。孔子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誠哉是言也。

徐惠妃諫征役

國雖強大。好戰必亡。太宗之征高麗。勞師費餉。屠戮生民。徐惠妃上疏以諫。不惟養威持重。以尊朝廷。亦且恤軍省費。以安百姓。數言之間。雖古之大臣啓告其君。亦不過是。其與曹太后諫取燕薊。千載一轍也。后妃之賢若此。惡有英明之君。其見反出於女子之下哉。誠為可笑。

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程子謂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愚謂大綱者君臣父子夫婦之倫是也。觀高祖妄誅韓信。獄繫蕭何。而於君臣之義廢。願分孟姜如意。被鳩而於父子之恩虧。溺愛戚姬。而於夫婦之情薄。大綱何由而正乎。所謂萬目者。禮樂兵刑教化之類是也。觀太宗閹門。慙德。蹀



血禁庭而於禮樂何有。累征高麗。妄殺蘊古。而於兵刑黷濫。大誥名儒。增廣生員。無明倫教化之實。萬目何由而舉乎。漢雖為義帝發喪。斬丁公以徇衆。先儒譏其假此以正彼之罪也。何足謂之大綱。唐雖定府兵之制。立租庸調之法。即孟子所謂舉一而廢百也。何足謂之萬目。程子不究其大本。徒以末節言之。故予所以辯。

評史心見卷之六終

評史心見卷之七

南京後學郭大有用亨 著

監察御史吳郡王以旂校正

按察司僉事古潤殷鏊批點

夏閏四月。帝在萬年宮。夜大水。

綱目。前書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至此繼書帝在萬年宮。夜大水。愚謂洪水泛溢。陰氣之甚也。陰盛之徵。乃應武氏得寵專權。基禍亂唐之兆也。上天垂戒。



之意。豈不昭昭矣乎。吁。桑林禱應緣於六事自責。熒惑災移本於一言既善。使高宗因洪水之災。恐懼修省。以出武氏。何有北雞司晨。滔天之禍哉。謹書。以為世之人主溺愛衽席者戒。

韓瑗諫立武氏

韓瑗諫高宗立武后。詞意懇切。無異於薄好禮諫立武惠妃者矣。吁。二子所言雖同。一則高宗大怒遂立。一則明皇聽信遂止。非明皇從諫賢於高宗。但好禮舉前車覆轍為戒。故其言易入。所以回其心也。若韓瑗則諫於朕兆之前。不亦難乎。

以長孫無忌三子為朝散大夫

高宗欲廢王皇后而立武昭儀。恐無忌不從。乃換昭儀幸其宅。而又賜以金寶繒帛十車。授三子以美官。蓋以此誘之。不敢言也。使忌有愛君憂國之忠。力辭不受。豈不有以潛消高宗溺愛之心哉。夫何見利而遂忘義。居寵而不思危。以致武氏怨望。終遭誅戮。嗚呼。



言文心長卷七  
呼以王旦之賢相。真宗猶以美珠媚。况無忌不學之  
小人。豈不為利誘乎。

冬十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

后

書戒牝雞晨鳴。詩刺哲婦喪國。此通誌略所載之格  
言也。予觀高宗之寵蕭淑妃。而王皇后妬之。無計可  
施。一見武氏妖尼入宮。陰令長髮。高宗納焉。蓋以此  
欲間蕭妃之寵愛也。豈料武氏得寵專闡。遂殺王后。

蕭妃吁。武氏之妬王后。即王后之妬蕭妃。特一間耳。  
向非王后陰謀。則武氏何由得寵。以肆其志哉。武氏  
亂唐之禍。實緣於王氏所召。如此。然則婦人相妬之  
害。不但忘家喪國。亦足以殺其身而已。世之為后為  
妃。為公卿大夫及庶人之妻妾者。當以妬為深戒也。

張公藝九世同居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幸其宅。問其所以睦族之道。  
公藝請紙。乃書百餘忍字以對。予意不然。使一人能



忍未必人人皆能忍也。一事可忍未必事事皆可忍也。使事之無害於義者忍之而無所妨。事之有害於義者忍之必有其害。苟不度其是非可否輕重曲直而一切忍之則將流於委靡不振而有敗常亂俗弑父與君不勝之患矣。欲一世和睦且不可而况九世乎。予推公藝睦族固以忍為主。設或尊卑之人事有不合於理者必不忍也。亦有其道以處之見帝幸臨戰兢恐懼。倉皇失措。偶因所問初不暇分別其事有

可忍有不可忍之義。一槩權以忍字率爾應對也。若據其忍可以睦族豈有是理哉。何以見之。觀高宗柔懦過於容忍遂致武后流毒四海幾危宗社則其忍不足以睦族為可証矣。凡有家國者固效公藝之忍尤當以義裁之庶不壞事也。胡氏謂高宗過於忍之失責公藝不當又以忍字告之宜曰臣族所以同居之久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如此萬一有警焉予意公藝不過一田舍翁耳何足以知此



言史八身卷七  
四  
哉。知此者。雖古之大臣。啓告其君。亦不過是。設或知之。以對。猶恐武后聞其言。以取禍。公藝不言之意。恐或為此。亦未可知也。

寵辱不驚

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唐虞三代考課之良法也。今不考其人之素行。偶因一時容貌可觀。而遽信以為賢。吾恐大詐似信。大姦似信。未可知也。以帝堯之聖神。尚

以知人為難。孔子之大聖。且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又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聖人觀人。其詳如此。然則承慶考課。予未敢以為當。

身言書判

唐以身言書判選士。則古人良法廢矣。唐虞三代。取士以德。行後世有賢良方正茂才。明經孝廉等科。尹氏謂言書判亦可也。予意不然。蓋善於言語者。不免



於孔子之責。書石經者。自附於董卓之門。判度文者。乃同於桑弘羊之列。不可以此取人也。明矣。然欲取此三者。先以德行為本。否則不用焉。至於身。又不可以槩論也。若以身之偉麗而取之。則防風氏之長。楊喬之美。猶不免死於非命。若以體貌之鄙惡不取焉。則臯陶之鳥喙。婁師德衰度之跛躄醜陋。皆在所不取也。選士。豈可拘於一定之法乎。

以李敬玄為洮河道大總管

劉仁軌鎮洮河軍。時李敬玄為中書令。仁軌每有奏章。多為玄抑。仁軌由是怨之。知敬玄非將帥才。故反力薦。使守西邊。未幾。敬玄與吐蕃交戰。敗師。遂貶敬玄為衡州刺史。愚謂仁軌。唐之賢臣也。所奏事必當理。而玄抑之。固非也。今仁軌陽雖薦玄。陰懷報怨之私。意在害玄。實誤國家之事。有妬忌之心。無容人之量。其視藺相如之待廉頗。不有愧乎。

以劉仁軌為太子少傅



少府監裴舒為唐高宗造鏡殿。上與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走。上問其故。軌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適見殿間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即令別去。吁！高宗可謂明也已矣。使其明而通之，庶盡納約自牖之義乎。是時武后僭亂專權，李義府播弄威福，武三思盜竊神器，則是三天子矣。政出多門，不祥孰甚。使仁軌舉此三者明言而直諫之，必有以開高宗之蔽，而羣女奴亦不敢大肆其惡也。舍此不言，而指壁間所映之像以諷之。當時一見高宗不悟，宜再言曰：殿庭之上，非照鏡之所。姦邪之情，豈懸鏡可知。陛下誠能不以殿為鏡，不蔽於私，不誘於欲，光明正大，可照萬物。雖有姦諛賣國惡能逃於洞察之下哉。智不及此，乃以鏡殿映形為不祥，而高宗終不悟。武后李義府武三思為大不祥，可勝嘆哉。

鳳鳴朝陽

昔褚遂良韓瑗死後中外以言為諱無敢逆意進諫



者。幾二十餘年矣。李善感因高宗封泰山遍及五嶽。乃力諫而止之。誠為鳳鳴朝陽矣。獨不思當時武后擅權盜竊神器。作為殺戮。流毒蒼生。未有甚於此事也。善感正當力排正救。以開高宗之惑。庶幾一悟而弭亂於未萌。可也。夫何坐視不言。釀成滔天之禍。延至暮齡。始諫營繕之事。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也。吁。朝陽之鳳。吾獨不喜。善感鳴於高宗肇興土木之時。每獨恨不能鳴於孽后作威僭竊之日。幸使其一鳴。則牝雞息唱。又何有司晨之禍乎。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之。

武后之立。本於李勣之一言。遂貽無窮之禍。至於孫敬業乃舉兵討之。使其果有吊民伐罪之心。誅孽后以泄神人之怒。豈不有以蓋前人之愆乎。愚謂李勣乃以諛佞逢君。而立武氏以亂唐。固不忠也。敬業本以失職怨望。而討武氏欲復唐。亦非誠也。黃氏謂駱



賓王從敬業討武氏之檄文有可取。或者以其一杯  
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二語足以聲孽后之罪也。  
吁。勸之剖棺固不足惜。而敬業遭乎兵戮亦可哀也。  
唾面不拭自乾。

婁師德處。搢手觸諱之時。慮榮寵過盛。人或嫉之。無  
以自免。故教其弟以唾面自乾。此固避禍全身之計  
也。夫爾汝之稱。人猶慚憤。而不肯受。質諸唾面之辱。  
殆有甚焉。何乃甘心隱忍。直受之而無愧乎。苟以是

為自全之計。則凡可以持祿固位。保身全家。雖搖尾  
乞憐。吮癰。舐痔。皆將不顧。禮義廉耻而為之矣。豈非  
師德教之歟。然欲弭人之嫉。必如傳所謂功蓋天下。  
守之以謙。位極人臣。守之以讓。勇力過人。守之以怯。  
又如孟子所謂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  
如此。則自治亦詳。而身無不正。人皆敬仰。之不暇。自  
有以潛消其妬忌之心矣。唾何從而至耶。此其所以  
為弭嫉之道也。



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

自古外戚每希恩寵。專權僭竊以致亡身滅族。若漢之諸呂。王莽。竇憲是已。武攸緒則天姪也。方后僭亂之時。棄官歸隱。安貧樂道。不以爵祿繫於心。及三思禍敗。無所干累。吁。若公可謂見幾明決而得保身之道也。易曰。同人于野。亨。其斯之謂歟。

薦賢為國

濟天下之難者在豪傑。薦天下之豪傑者在大臣。韓信不見奇於蕭何。則輔漢之功無由而成。寇準不見重於王旦。則澶淵之績何自而建。武氏亂唐。幾危宗社。狄公撥亂反正。而忠誠懇切。引拔士類。而弘濟艱難。由是真安王室。再造乾坤。知人之明。為國之忠。弭變之智。卓乎其不可及也。楊氏以詩美之曰。一語喚回鸚鵡夢。九霄奪得鳳雛還。豈非真社稷之臣乎。吳澄稱為百代殊絕人物。確論也。

安金藏剖心



予按綱目。書武后殺太子。廢太子。滅宗族。戮諫臣。其凶威暴虐。亘古所無也。有人告皇嗣潛蓄異謀。后命來俊臣鞠問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子之死。聞不容髮。不亦殆哉。金藏乃持刀剖胸。以明其枉。太后聞而釋之。睿宗由是得免。嗚呼。捐軀命以辯太子無反之心。奮忠義以弭孽后嗜殺之慘。亦猶當酷熱而解以清風。熾炎火而濯以涼水也。其扶顛濟危之心。何其至哉。昔江充誣蠱陷太子於死。武帝後聞田千秋力辯其冤。悔悟感謝。遂拜為相。厥後金藏未聞睿宗有旌嘉擢用之典。其少恩負義。蓋與漢高祖之負紀信也。豈不同於一轍乎。

稱為國老。不名。

武后凶殘。殺賢士大夫多矣。獨於狄仁傑。雖面折廷諍。言聽計從。且稱為國老。不名。無他。忠誠動之也。夫以暴虐一婦人。尚可以誠動。則君子之待人接物。事上臨下。豈可不以誠而相與哉。范希文謂公居相位。



而能復廢主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嗚呼。言誠有之矣。謂之如神。惟聖人足以當之。予未敢以公為然。

### 雨雪

春秋隱公九年。三月庚辰。大雨雪。此陽氣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作矣。愚謂千載之下。復見於唐。觀武后僭竊。竟廢中宗。總攬乾綱。國政皆由已出。睿宗雖居君位。不過擁虛器而已。是以人

道反常。而天意大變。其應如響。何以言之。夫雪。陰物也。三月。陽和也。三月而雨雪。陰盛陽衰之象也。大異若此。何足為瑞。然則武氏之欺君迷國。以坤逆乾。以柔勝剛。豈不昭然見於天變之際哉。蘇味道姦邪諂佞。帥百官賀。王求禮。正言以諷之。吁。當孽后淫刑嗜殺殘暴之時。不阿諛苟隨。有獨立敢言之勇。若公可謂鳳鳴朝陽者矣。味道阿諛取容。其罪豈勝誅乎。

十二月。以張嘉貞為監察御史。



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  
吏曰。此有佳士。可與議事者乎。吏遂舉平鄉尉異才  
張嘉貞。及與之議。果中其節。循憲力薦。請以己官授  
之。吁。不耻下問。有取人為善之意。同升於朝。無嫉賢  
妬能之心。公叔文子。豈多讓乎。

### 殺五王

大抵斷蛇不死。懷毒愈深。刺虎不斃。為害愈盛。薛季  
昺謂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

此乃深識遠猷也。以予論焉。東之等謀始。何其不善  
哉。使當時協力共濟。明大義。聲罪致討。執武后廢為  
庶人。置之於死地。戮三思五王。使少長無遺。尚何殺  
身之有。嗚呼。舍元惡而不誅。擅輕舉而取禍。所以楊  
維禎有詠史之譏。而胡致堂雖許其忠。又有智不及  
之嘆也。

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崇訓。兵潰而  
死。



三思。瀆亂宮闈。盜竊神器。賊虐忠良。潛移唐鼎。雖萬死不足以贖其罪也。太子重俊不勝憤恨。乃起兵致討。保社稷。救生民。可謂能子矣。夫以天子在上。太子稱兵。而綱目不書反。何也。蓋予其為天下國家兆民計耳。豈有異謀哉。嗚呼。父為君。不能討賊。而子討之。以致兵潰而死。胡氏不譏中宗昏庸之失。反罪重俊脅父之死。其事為逆。不亦謬乎。

祝欽明八風舞

祝欽明。以經授中宗。以周官大義授桓彥範等。朝廷尊之。乃擢為祭酒。上宴百官。欽明請作八風舞。夫以斯文宗主。甘為伶人之態。豈不深有玷於名教乎。上每與近臣宴集。令各效技藝。以為樂。國子司業郭山惲獨歌鹿鳴蟋蟀之詩。又嘗宴侍臣。命各為詞。諫議大夫李景伯。黃門侍郎李日知。皆獻所賦。而默寓規諫正君之義。方諸欽明媚上無耻。豈不發千古之一笑哉。



識人君之體

大臣不當親細事。况萬乘之尊乎。玄宗不應姚元之奏。請序進郎吏。可謂識人君之體矣。豈不賢於魏明帝。按行尚書之事哉。厥後綱目書。帝分吏部為十銓。親試決判。則又下親庶職矣。吁。前識人君之體。而後昧之。所以不免吳兢上表以諫。而致尹氏之譏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玄宗之謂歟。

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觀大禹惡衣。文王卑服。其儉出於天性。故終始惟一。玄宗勵精之初。去奢崇儉。焚珠玉錦繡於殿前。此意甚美。至晚節不堅。遣御史求南海珠翠珍寶。何其前焚之。而後求之哉。蓋禹文誠也。玄宗偽也。誠則心純於理。而不累於欲。偽則進銳退速。而不克終。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玄宗何足以語此。

伴食宰相

盧懷慎與姚崇同相。自以其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



人謂之伴食宰相。愚謂伴食者無所作為。尸位素餐而已。懷慎雖居相位。家無儋石。遺言則薦宋璟諸賢。觀其謙卑謹厚。無矜已傲物之心。自知自屈。有推賢讓能之美。所以同心相濟。以成開元之盛也。夫何讓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惟公其庶幾乎。

捕蝗

捕蝗亦古人救災之一策。盧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愚謂捕蝗所以愛民也。恤蝗所以愛物也。先仁民而後愛物。此古人善推其所為也。縱之食苗。坐視民饑而死也。不傷和氣乎。然捕蝗雖一時救災。應變之權。不過揚湯止沸之法耳。不若朱子所謂君臣交修。感召和氣。致豐穰以安百姓。此探本之論也。凡為君相者。當知所鑒歟。

宋璟賢相

大抵帝王之功。以人而建。臣子之功。以賞而勸。人君



所以奔走豪傑。使之一驅效力者無他。慕吾爵祿而已。賞延於世。帝堯所以致治。功懋懋賞。成湯所以興邦。易曰。王三錫命。詩曰。彤弓一。書曰。紀于太常。此帝王崇德報功之典也。漢高祖不封功臣。遂致沙中偶語。非張良諫封雍齒。幾何而不危漢乎。默啜自武后時為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賢不能克。郝靈筌斬首。自以為不世之功。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生事者心生。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以郎將。靈筌痛哭而

死。范氏稱為賢相。愚謂璟之賢固無可議。獨於此而憾焉。及觀當時。王峻誘殺突厥降戶僕固一。磨綱目譏其生事殺降也。隨封峻同三品。兼朔方軍節度大使。王君奭追擊吐蕃。至青海西破之。綱目譏其勤兵於遠也。隨遷奭羽林大將軍。此正所謂生事。心生徼倖者。乃璟目擊耳聞也。皆不抑賞而獨於靈筌何哉。以賞之者是。則抑之者非也。以抑之者是。則賞之者非也。二子當抑而反賞。靈筌當賞而反抑。璟何所見



之偏乎。况默啜侵凌。非靈筌開邊釁之過也。一旦剪除。安社稷。救生民。玄宗正當厚賞。答其忠貞。以激勸人心可也。夫何聽璟抑之。幸而筌守臣節。若效沙中偶語之變。將何處哉。此一失也。卒致抱恨而亡。失一干城之將。此二失也。吾恐筌死。天下聞風解體。或有他夷作孽。誰肯蹈湯赴火。弘濟艱難。以救國難。此三失也。璟以天子好武功。何不諫而止之。然既不能勉君修德。以懷遠。又不能籌畫良策。以制禦。而徒屑屑以抑邊功。豈非不正其本。而徒治其末哉。

以源乾曜。張嘉貞。同平章事。

初嘉貞為天兵軍使。入朝。有人告其奢。僭贓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無由上達。其人遂得免死。夫不報謗已之私。雙言固見其有容人之量也。豈不異於張敞因絮舜一言之訛。遂致舜於死乎。然以國法論之。不能無議也。大抵人君開言路。所以納忠言。謹論者。欲聞



闕失欲劾奸邪。皆關乎天下國家之治體也。未聞反招誣謗之奏者。今人狂已欺君。宜當抵罪反坐。此法律之正也。夫何宥而不戮。乃曰恐塞言路。則是欲縱主開其門。以招小人排陷忠良而設也。吁。當宥而誅。張敞過於殘忍。當誅而宥。嘉貞近於沽名。二者胥失之矣。嘉貞能遵孔子以直報怨之訓。夫何議

以馬懷素褚無量為左右散騎常侍

人惟求舊。盤庚之格言。無遺壽考。召公之明訓。蓋老成之人。聞見多而諳練熟也。玄宗以馬懷素褚無量為左右散騎常侍。更日侍讀。因無量羸老。乃造腰輿。命內史御之。親自迎送。待以師禮。尹氏謂玄宗置侍讀之官。而以羸老充之。大書於冊。雖曰幸之。蓋惜之也。愚謂人君求將。當選精力少壯者。欲其執器械以禦敵。羸老者不可用也。無量名儒。所以明治道。達時務。玄宗置之。不過資其顧問講論而已。雖老亦何傷哉。若據尹氏之言。則凡老成之在經筵者。皆不用乎。



斯言失之

夏至賜貴近人絲一絀

昔周世宗命工刻農夫蠶婦。置於禁庭。欲其常接於目。不忘勤苦也。傳以美之。綱目前書。玄宗命妃嬪以下。宮中育蠶。使知女工。至是以絲賜貴近人。所以重親桑也。繼書躬耕於興慶宮側。所以重農也。玄宗踐祚之初。留心於此。使其終始惟一。則其治效。將與貞觀之盛同轍矣。夫何晚節不堅。流於荒淫侈靡。雖有

志於農桑。亦不足以弭天寶之亂。哀哉。予觀史稱周世宗之賢。而玄宗乃中華之主。反不及可耻之甚也。

工部尚書張嘉貞卒

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歿之後。適足以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觀公之言。不惟示後嗣以儉。而又禁之以奢也。不惟遺之以安。而不遺之以危也。豈非保身全家。貽厥孫謀之良法乎。予嘗怪世



之為官者。不以愛君恤民為念。專為身家漁獵之謀。不顧廉耻。惟利是貪。或一朝敗露。以致喪家亡身者。有之。或子孫浪費財產。為乞丐為娼淫者。有之。有玷名節。貽笑鄉黨。豈不深可愧乎。司馬溫公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合二公之言書之。以為當世貪利者戒。

王毛仲嫁女

昔孟子因齊宣王好貨好色好勇。乃引詩引書以格其非心。蓋無徵則君不信。不信則弗從。王毛仲嫁女。玄宗詔宰相諸達官詣仲宅。宋璟日中方至。進門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少頃。遽稱腹痛而歸。胡致堂美其以禮遜義。從容中節。剛直之操。至於老而彌篤。予意不然。禮曰。婚禮不賀人之序也。使璟亦如孟子引經。以大義開導乎君心。必不詣也。何乃順意曲從。既入其門。又飲其酒。雖有剛直之操。已墮權臣計。



中。雖飲不盡。危遽稱腹痛而歸。其與同詣同飲者。不殊矣。則何異於走五十步而笑百步者哉。然以碩德重望之老臣。使屈臨於嬖倖之門。玄宗不免昏庸之失矣。

以詩書賜吐蕃

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孟子稱其為豪傑之士。吐蕃素慕詩書。遣使以求。蓋欲明先王之道。興禮義之風。誠可嘉也。于休烈昧大義。請去春秋。吁。春秋所以謹

華夷正名分也。彼知春秋。則知尊中國攘夷狄之道。自有以感化其桀驁之心矣。然班經獨去春秋。果何見歟。

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為荊州

長史

玄宗初政清明。焚珠玉錦繡。禁奏祥瑞。置侍讀官。相九齡韓休。汰僧道。禁酷吏。善政史不絕書。皆足可取。其後晚節不堅。殺周子諒。而貶張九齡。何哉。予觀綱



言史心身卷七  
三  
見前書以楊慎矜知太府出納則知好貨之心萌矣。繼書冊立壽王妃楊氏則知好色之心起矣。又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則知信讒之心作矣。中庸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玄宗皆蹈三者之弊。宜其殺諫官而貶忠直。豈非天寶禍亂之胚胎乎。

夏四月殺咸寧太守趙奉璋

自古剛正之士職雖不居諫垣凡於君之失德一之奸邪不畏利害皆能上言以諫觀朱雲槐里令也而

彈張禹范仲淹待制也而劾夷簡豈非忠愛之心乎。李林甫專權壺政排陷忠良舉朝斂手結舌坐視誤國。奉璋不畏權勢歷數其罪而奏之林甫恨嫉遂致於死。嗚呼無阿諛朋黨之私有憂國愛君之意若公可謂獨立敢言而有砥柱中流之操也。胡致堂不嘉其忠憤而反譏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出位而言其死自取據是而言則朱雲仲淹亦出位不當諫者也。寧不阻天下後世敢言之士哉。



六月遣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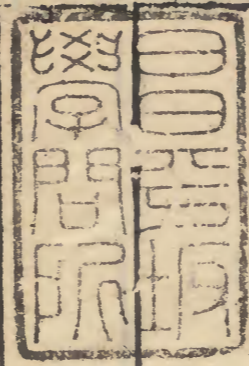
嗚呼。世之奸臣。欺君誤國。雖苟幸生。以享大爵。至於死後。亦不能保全其身。何哉。蓋罪惡貫盈。皇天震怒。有以報之也。觀李勣以一言立武氏。遂致唐室之危。而後暴其屍。林甫以奸諛媚玄宗。遂致天寶之亂。而亦剖其棺。天道禍淫。毫髮不爽。誠可畏也。書曰。從逆凶。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其斯之謂歟。世之人臣。盍亦知所鑒矣。

評史心見卷之七終



詩經心方卷一

三



文化庫



